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任應銑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五十

自叙

復趙提學　陳獻章

來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忝而辯之大抵愛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一峯明白不欺之心也一峯死僕哭之慟以為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

峯者今乃有執事幸甚幸甚執事為說本之經訓與僕所以為學所以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前簡失之太略執事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于執事而實不異也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為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横渠以禮教人益亦由是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誦而知之學者進

德修業以造于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為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為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為辭省之言畧也謂姑略去之不為害耳此蓋為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不規規于往迹以干譽目前僕之此言亦有為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非諷執事也此不

欲形于筆札俟面告執事于僕謂無閒者也苟事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諷哉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

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于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執事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以盡言之希少留意餘不屑屑

又　陳獻章

古岡病夫陳某再拜書復僉憲趙大人先生執事伏讀

來諭執事所以進僕者至矣所以教僕者亦至矣僕一顓愚人耳凡百無所通曉惟知自守而已曩者至京師與諸賢士大夫游日聽其議論天下之事亦頗有益惟是愚憒終不能少變以同乎俗是以信已者少疑已者多也僕之所深與者皆執事同年而獨執事之名未聞也秦附到董給事書其中稱道盛德不少置僕私心喜甚以為此來當得一見非子仁僕無以知執事然以子仁之言又未嘗不追恨于京遊之日也承喻有為毀僕

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于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于僞者凡于數者必詆執事皆不信之以爲毀人者無所不至自古聖賢未免見毀于人甚矣執事之心異于時人之心也僕又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爲執事陳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子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吾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佛氏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于數息定力

有似禪定所謂流于禪學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于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于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輙涉于僕其責取証于二公而僕自已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于僞者又非此類歟僕嘗讀程子之書有曰學者當審己何如不可恤浮議僕服

膺斯言有年矣安敢爭天下之口而浪為憂喜耶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僕或不為此戚戚也且僕聞投規于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宮于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方圓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惟執事矜其志而略其迹取之羣咻之中置之多士之列則天下之知僕者無如執事矣幸甚幸甚都憲公雖未見顏色然仰之十餘年矣比聞下車以來德政之

布沛若時雨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小民莫不欣躍鼓舞僕固願一見況始者嘗辱一言之譽僕又豈敢自為疎放比于固執者乎使回謹此以復冒瀆威尊惶恐無已

與高中玄閣老書　趙貞吉

僕抵家閉戸追思往咎慨然嘆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合聚懽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其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

謀之未工亦似天命之已定奈之何哉其與公比肩出入者十月未有一言之郤其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為能翼助于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于盛可以免咎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晳矣夫哲人知幾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共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

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皇上賔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効鉛刀之割自列于散宜南宮之儔以佇觀公勳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常常而言之公亦常常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謝事别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于公其拳拳一念猶慮公舉錯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兹再述前言以

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為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于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韓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介介焉故知古之君子不以一切扶同為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景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諛希他望哉惟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

所當責倫故敢援筆不休唐突記室以自附于事君子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否

答東郭生書　楊循吉

生作書來稱道僕好述作必以能文詞名于時謂生知僕不然也僕吳中一庸夫耳自少來從舉業師治經倪首場屋操筆擬墨義色難之而人恒取以為輕重苟工矣必譁傳朋友間騰敬聳羨曰斯人且必顯此則我不貴而人貴者也及竊窺經書用古法以讀味其詞玩其

義又倣效前人作文字一二篇宣述已意輙甚快而人則訾之曰是不急務何庸為此則我貴而人不貴者也向也當年少時不閱世故每不信時俗之所去取直非病世人謂為失輕重之分及子果用是登科而向者舉業之貴遂一驗即仕以後則有人間簿書聲援之事所謂筆劄絶無用而向者何庸為之譏又一驗僕既罷官家居久益知人情曲折又視操觚秉翰直如巫祝輩將謂為世之不能生存而假是以鼻息者也既索之忽侮

之得其意不過一點首咈之則誚怒横生謗罵而無忌然後乃知所謂效古以為文詞信乎不急之務其費不貲又益大驗也然僕之好尊榮而惡侮慢固與人同顧早退而不疑者羸疾之交攖勢不能耳夫閒居之法以恬澹為要若欲以鉛槧宣志孰快于號令以筆硯釣名孰易于事功夫在彼既不為矣又何假是瑣瑣者以重困其精神哉且仕則為仕業簿書聲援是也今僕之歸既已無勢力可動人矣如是而木訥質愚塊然以與人

接熙熙然以終其天年人視之尚不失為一前進士而欲以文字名視之者不惟其官惟其技技又不若人則呼笑而誚其前每問近日之有何著作寒暄之不叙今古之不談而專及乎是以若僕之矇不知世事而遂若巫祝輩以為假食者然則欲貴而返賤豈不誠可羞耶且九流百家其所執莫不有名彼古文者何名耶非舉業非簿書吾誠惑之殆類游手無歸而取憎于世之尤者生乃以望于我乎夫所貴乎士者以其讀書通理道

能達乎政也故用之則光于功業不用則寄之言論以是視士則士不限用不用而其人恒貴而今也不然不過如僕向所云者則無怪乎僕之不樂有是名也生為人倜儻好奇乃區區若是豈知己乎哉故具以其意往白於生生其亮之無責僕以世所不貴之事

答鄭河源敬道書　祝允明

得侍儀誨僅三歲其間會晤數十荷愛慕德如自平生然使許時僅一二接顔面為荷與慕固亦當如是如異

執事者雖一日三接不能強合也如是者區區衷素無假頰舌矣比承汗簡已畧答報亦必旣辱洞亮之已而肺腑翻復衆日弗自休故復欲申敷焉而勢須以書大凡世人莫不有志志正邪慝良殊而皆自願遂之其為邪慝者無論即為正而良其負性布行每恒難乎中庸或務恢拓至軒馳跌蕩其究聖人謂之狂或顓收歛至刻峭孤絶其究聖人謂之狷此皆自由其性知務從道而不得大中然必將務達焉以至于遂有若僕者狂乎

狷乎每自揆量亦每自疑且笑焉夫中固不能凡臨事志未始不在閑達當是時自信甚篤脫落防檢誠能等萬于有一吷乃遂敏厲于已酌而應乎人要之不逆吾道與反吾志其間小小移柱趨調亦無必校期為之而猶為成章云耳或不吾亮吾吳恐至乎八九焉而彼此且遂事焉終將并其志而遷之焉於是則蒙碩之姿必至于大校其事可捐者捐去不復望于同不可捐則以死期之不敢誣也由前之必為近乎狂後之捐與期近

乎狷鄙夫之執葢若是寵辱禍福誠不能計然用是以賈禍特多焉夫今之世何世哉以是執也行乎族且難況仕乎州閭且難況數千里外華尾蠻頭之域乎哉然而以遲莫之景當百萃之役冒焉往為之烏有僨焉無故焉者抑雖得肯不驚焉何也由先識之矣然而必為之者何也以為人生窮通升沉福與禍雖出乎人無不樞筦于天於命也已且若是者固宜失之細人而得之君子獨求不逆我道不反我志不羞我心不負我天故

冐焉往為之如使君子且不容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即令使大戾貫禍如前云云即死無惕容夫何懼之有哉然自蹈陷危塗既蒙當世公卿貴賢大人煦溫而援上之霽暘之光甘露之潤喬柯之休實謂至知殊遭矣至于今之知與遭也猶然而恨夫不肖者之不能順奉之也奈何哉奈何哉獠獷之俗咸陽之鑑發其部羚羊之角摧其碩猶未草也載可導而牽之乎今日不肖固無事凡所以回吾道錮吾志淹涸塗炭者非上也非

下也非天也非人也己也非己之它也不即去而已矣然其為不即去也正以去不洞朗更是逆道反志故爾有如昨嵗事有累道若志者既告去數數矣其後事既散落無統乃徑還已此非謾讕為困人也嗟乎鄭君今之世大人君子滿前吾豈敢以己誣人哉第古之待士也因其材而篤焉其志在成物令之待士也律萬品而一之握吾之律示盡吾之心成否非所必也吾蒙知焉遭焉待而欲成之焉感慕而已矣曷其忘乎且夫人之

材品不齊其亡乎此而獲乎彼也多不完故有爲者不可律于一不可望于人從吾所獲而自成之若是者古之人皆爾矣又何況于今乎某之于仕得不得未可知也于文章閒不敢言得期厲力少少勉就則亦可知也今衆賢諸友謬見録取者亦以其所爲言語可見者采之耳然是物乃日常酬答賔友請覔今雖謂有數十百卷非某之至也愚者之少分頗得自至者未之呈著也合爲執事呈之故夫探理德之真尋道器之秘極人世

之務上引聖神中準時憲下愜烝人以可立與爲者有子通五十五篇括而韻之者有大游賦一首索賾隱貫異同抽蔆取寶指掌向人窈邃纎忽必有物焉者有子微闕篇衡鋪昔今直訂是非觸意而語隨手而述天人蟲草廣大碎瑣索之而每得者有子雜闕十卷其宅言理載事尚有數種類唯歷世良史二三大家其餘雖瑕纇不無要與近代暗澀局陋者大殊最異是趙宋之牒益甚膚鄙其一作者子奪取棄見道大同其二畏

守太過多筆寡削通數百家之猥穢而首尾畫一宛然
公移其三成于遼金之際勢固有知之而不敢盡符孔
氏之道者此則尤切介介于愚衷大不自量而輒欲裁
定之頃已造端中輟復久今若遂置刀筆長還山林畢
志史業斯文苟就亦不謂千年無知已也此外英山秀
水幽垧秘壑壺觴絲竹誰其奪之伏惟執事高朗傑立
古人為徒才志德學皆非蹇躠者所望昨日同役于潮
雖非共事大率畧同此獨生時然耳譬之玉石同焚蕭

蘭並霜塵世常態何足挂言然執事藹雲之駕理豈有可枙者超然遐驤為知者吐氣毋為似鈍者不能力為所為以諧人所望而更汲汲乎人不望者而勞力困瘁煩以自苦焉以為時犖嗤允明再拜

與劉羅川刑部書　姚翼

僕生平無他長惟束髮以來即耽好古文辭誤不自量跛足村嫗妄希邯鄲之步以為非博極諸家不能折衷其旨而得其深遂自春秋左氏以下及戰國策士之談

漢則馬班劉向唐則韓愈柳宗元宋則歐陽曾王蘇氏父子與其同時附麗而興者凡所述作莫不縱心而屬目爲于諸家之中馬遷昌黎尤爲篤好顧才弱思澁每一秉筆卑瑣猥陋求古人之唾遺而不可得繼又以爲太史公之文初亦蹇澁其後南上會稽探禹穴浮沅湘北涉汶泗過鄒魯之墟足跡幾半天下乃得收攬海内名山大壑扶輿磅礴之氣而發之爲文然後其辭宏深而怪特恍惚變幻莫可踪跡輒欣慕之自謂其不善爲

文益由二十年困于庠序不能脫身漫遊如子長故寡
聞鮮見而然或非其才之罪也幸中歲以來偶以行役
水道走天雄軍由陸以歸旣又以貢偕計吏上春官近
復謁選銓部兩走京師覩帝王宮闕之壯麗及金城石
郭之險涉江淮絕河而濟仰觀岱嶽徘徊闕里之間庶
幾若見先進之禮樂茲又捧檄來豫章渡錢唐望海門
之潮陟富春泛彭蠡其所經行雖未及子長而較之閉
門畏足之夫則亦有間矣然自讀其所為文猶頹然故

吾未能稍變豈天之所限人力之所不能浮耶乃今則既老矣竊伏愧咎丈夫處世戴天履地既遭時不偶厄于下位不得附當世名公鉅人者顯揚功名垂之竹帛而又不能自効其愚勒一家之言以遺于世亦烏用此生哉乃追思既往既以限于天賦而博綜往古游攬山川皆無益于其文矣惟方壯時嘗得游荆川唐中丞之門而與之上下其論且自少與鹿門茅憲副為縞帶交而得其砥礪切磋之益中丞公本朝文章宗匠而論當

世文壇之士若憲副君亦可屈指而數僕雖未能得二家之肯綮而稍稍窺見為文之槩多出于二公之力每妄有撰述友朋間識者亦往往謂得于二氏者為多始知庸魯如僕其于文章機括之妙固非由天地間山川靈淑之氣可以觸目而悟雖授受之際苟非面相指示亦不易得之于神交向非兩公師友之助則好之雖勤終無補矣然則為今之計惟盡交一世名公以廣師資乃為至術而嘗聞閩中有王遵巖大叅者與荆川師相

為伯仲高不可及欲踵其門而遵嚴業已物故宦轍至
兹土乃知羅川劉公古馬韓之徒而江右文章巨擘也
始至一候于門牆而不可遽得既數月乃竊從他所獲
見著作一二尤信所聞之不謬始知匡廬彭蠡之秀初
發于歐陽半山再發于東里而今于我公又盛露其奇
信山川之有益于人文而益自诮其庸魯之甚也昔之
面相授受如荆川公者既已辭今世之士而與馬韓諸
公者倡和于九京不可復聞其緒論矣復得馬韓之徒

如公者幸相去百里而遥則其私心之所向往欲以昔之所以事荆川公者事之而庻幾由此以得遂其生平篤好馬韓之私其意專而願切何可勝道也顧以拘于職守不容解脫且自淦達喻必從陸走而儒官無車騎之便又不欲以私務借力于有司以故悠悠朞月所懷未展偶與龍城朱文一道及之朱文自言于門下為莫逆交遂敢敬具尺素假之先談以陳于記室併獻舊所為文二卷乞憐而裁教之稍為指迷以免岐途之泣益

乘僕向往之勤而有一言之及則其幾之感應或亦不異面談而可以啓僕之愚未可知也叅對終當有期不盡萬一

奉霍相公書 羅虞臣

虞臣不肖不能委曲隨時悻直成性遂爾墮跡昭憲名編獄録重貽父師寤寐之憂虞臣誠死罪死罪被繫以來每見獄吏咆哮心魂惕悸羣與諸囚括髮交手足闗械帶索坐饒蟣蝨一月之内僅能再櫛耳念自逺遊杖

履音墨載踈輒欲作書遺報然薄命之災幾成狼戾氣體虛羸不任執筆又服醫家息慮存神收精還吐之言誤為過信竟爾遲疑乃今削骨稍能倚凴而眠食據褥尚類嬰兒嗟乎嗟乎今日之事故未敢一二談也虞臣少籍矩範稍知章句徒以盜竊文史之間非有杜偉廊廟之氣阮放清簡之識謬膺薦拔得列清曹然長竊慕稽生之為人自以剛腸疾惡遇事直言乃辭舉吏部絕交山濤斯固哲士之高趣而雅人之遠圖者也覩其遺

書昭若發矇或咄恚時事便學挂冠但十口之隷未去饑寒所以俛首縮眉求寄衣食重慙君子之恩竟離黨構之禍命也如此敢復云云一自罷官之後更持逐禁來相贄趣遂命僕夫理奔策仗孤劒出都門望猗河西當此時晨登征途則受訶關吏夕托馬首則譁言逐客自非識時知命誰不吁嗟行路之難隕涕狹斜之曲者哉然而非吾心所懼仲尼素位之訓莊生齊物之篇作者雅志似吾不少之也乃若玄英祖節青陽協候始挂

長帆出清淵渡淮海望金陵伏謁我公都下侍頌言笑然後泝長江入彭蠡訪匡廬弔白鹿之遺跡遂循東村上天池求高皇帝所為周顛碑讀焉斯固行道之勞而實積心之所希豔者也若夫歸而誅茅結屋墳索置前圖牒陳後爾乃總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舒覃思下帷嚴平不窺城市自謂猶似過之何則誠以虛生不如營名而羨古不如自立也但竊有懷惟恐聰明易衰重負我公訓告點玷門牆興言及此夜不成寐獄録一首附

獻左右諺曰厚者不毀人以益名知者不揚默以危身每服斯言良增赧愧然斯獄之成本自鈎織亦我公世道之憂也故首尾具論疎鹵不文何勝悚息

復翁東涯書 羅虞臣

與子信次京國忽復參商念言蒼梧轉多勞緒人至猥惠德音故人天涯倏若面談來教敘陳邊郡之勞且勸僕以進賢退不肖之指嘉命隕辱鄙局能當吾子振翰天衢高視上京塊爾雄心難可比量已而出吏邊郵式

監巒長夫君子不易俗而治民志士不異操而居險吾子陋膠東之無竒畀子康之積憤是故荒瘴不足為子惡繩墨不足為子拘僕視之豈薄志于梧哉顧僕媿無鄉里之行又寡交遊之譽曩者曹員詔辟鄉賢翹俟當此時人人自謂清通之裴楷更生簡約之阮放尚在譬若爭餅羣兒惟相競口除書忽下首被非任夫徐生願辭道子之舉叔夜求絶山濤之交昔人雅志良有以也一入省署懶受覊束舊有惡悶心疾遇鬒輒發即鎮日

之内呻喚不止每見揖坐委折齷齪不能學且令喉嚨中時抑抑也良故厭之夫善宦之巧進慙司馬高舉之智退謝長公方欲咏招隠之詩擬閒居之賦然華耀中戰俗累外纓用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而子責我以涇渭薦紳抑揚庶品之道無乃與僕初心謬乎且夫白骨疑象魚目類珠言似之能亂真也苟非賢哲孰能參驗若僕則非其比矣且子又欲閒僕所定交嗟乎未易言也憶在沖齠靡知檢括自謂高談可以娱心綴言可以

抗志玩索可以抑情單居可以流譽遂爾閉門學鈍破
偶成竒視入幕之賔則咄恚望延賢之閤而屛跡晚步
世途更勞宦轍追念生平裁深痛抑然性有所短心有
所昵終非可以絃韋移也屬邇以來時體逼煎志局難
改出門無進處室獨娛固足下所深悲而鄙人之用兢
兢者也聲氣之同無以遺報不敢懷隱故畧述其梗槩
歲月不停山原復隔子非茂薀我亦凋容無緣把臂願
蕒努力

山中答張子九溪書　沈愷

自江上執手暮雲烟樹隱隱如昨日事兩承至教不減聞韶真黄鐘在懸而瓦缶難乎為音誤辱推奬若欲以著作表見趨而納諸古人之域且諭以子才莫為子知又若惻惻重為愛惜愷乃呼天嘆曰愷雖木石豈不自諒敢忘子之言哉嘗謂丈夫生世上之不能總統百氏叙述十經藏之深山傳之好事以成一家之言即當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使後世有知者甘鮑魚

之腥而忘其臭萬一有亮其心亦不殞于蓬蒿而弗聞也奈之何有大繆不然者嗟乎非子誰則知者愷本海濵下材無足甚録兼之知昏力劣讀書修文弗克樹立雖愷亦不自知奚暇望人之知自愷總髪以來連不第于有司晚脫泥塗亦已後時一為俗吏百事具廢待罪西曹早出夜歸樊維檻束日與罪囚相問答而敲朴呼號之聲窮日不徹即欲操弄筆硯昂首伸眉論列古人其心已奄然靡矣重以家門不造變故相尋先人已先

棄不肖去山妻弱子接踵而沒西風嗚枯瀟然獨處慘毒萬狀痛苦莫喻言念及此不覺心腸沸熱如撩湯火食苦噎夢若驚寢若愕忽忽若不欲生有此惡況猶復強顔濡毫以成文章必不然矣第恨壯盛時無所自見恐青陽不再老態將至人命飛霜詎同金石竊懼後者之不如今嗟無及矣雖事與願睽時不相值然戀好成癖終不能割去或情事稍伸愁苦不甚纏心乃舉架上遺書讀之片言意會至手足不自禁惟孤陋罔聞無所

進裁譬之燕人適越且南且北若冐霧𣼮茫茫莫知適從良用自苦幾欲取裁于有道者之門則又自分醜婦出門舉止言笑動不若人愧容滿面輒復中止今之為士握寸管挾方牘往往延譽公卿流先四國豈其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而一無所附麗哉要亦有先容之容隋珠卞璧無故而暗投于人未有不按劍而起者豈非不欲握寸管挾方牘以取裁于人又恐按劍而起為天下戮笑人謂我何且愷平生不善俯仰所向輒值牆谷

與人交非慶唁緩急不復往來無事率閉門掃軌弛置自便都不識覗伺人即有以文名家者見其揚揚誇詡言笑他顧詞色不及則又不肯低下取容作翕翕熱遂篨戚施已退縮不前重以旁觀者從而狎侮之詎肯向人作效顰態耶此愚所以寧甘心孤陋益增蠢愚而不悔也士嘗伸于知已屈于不知已人惟識玉卞氏或免于三泣人惟知音爨下之桐可登之清廟故管仲知于鮑子世始知有管仲伯牙知于子期世始知有伯牙天

地如此具大古今如此其遠肝膽相照知者有幾人故
騏驥常有伯樂不常有莫邪干將常有歐冶不常有世
之知不知不暇計子于不才不可謂無情至早夜惟懼
負子之知恐終泯泯無以自別于木石此腸一日而九
迴一飯而三嘆且繼之呼天而泣也愷雖不敏敢不鞭
策思奮以標趨古人今塵緣未斷是非榮辱猶懸于人
世路險巇孤踪蹇跡尚未知税駕之所嗟乎人生貴自
立爾雖富貴何為行將歸老于九山之野若東方生所

謂築土為室編蓬為戶讀書其中將窮幽剔微以盡其平生不自揆測茍有一得倘自麗于作者之域庶幾大雅可興尚得免為鄉人而不與木石伍亦不為非倖也恃愛及此長歌當哭譬言成哀不覺為狂為僻為迂惟子亮之不然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惟子亮之

報彭海鶴 江以東

郵致翰教幾何時矣客鮮宛陵之便竟未得報費書至

自里中再承芳訊益悠然有停雲之感焉嘗讀太史公書每言未嘗不嗟嗟太息而後之文人者輙效之篇出則淫淫簌簌沓嗟涕泗累幅不一減也謂何至若是文家者流故作態耳今誦來翰則衿袂不覺沾濕豈非情有所必至雖欲禁之而不能也異哉造物之于人也謂兄為不困乎則以兄之芭併該綜淵邃閎碩上之不得翔徊禁闥次之不得優游蘭省而顧沉淪于蔬圃之間厚之才而不優之位至如其者乃偉每過當即以既通

籍論錢穀工虞吾可辦也吾將安之性故孱懦即小事猶豫逗遛不能決何以察官邪而明黜陟幼荷祖父督之章句俳偶數言僅僅知如是已耳固無所謂玄詣淵造也稟質素弱目見日則神眩奪心善驚夜每寢則忡忡達旦故既入籍而顏石則仇讐視之不獨弁髦也而迺使之司校士人于人文最盛處其于才不才亦倒置甚矣然凡仕雖不達而抱其所緼出入超然自有餘裕矧望實蔚著憐才者每改容禮之則固未始困也弟兩仕

皆強之所不堪而今益狠狽若有不可支狀欲強學則口不復能伊吾佔畢而病目侵凌據案則頭苦痛而魂惘惘不自知其為人世如此而仕謂亨乎謂困乎且狐形孑立笑語惟親而猙獰然于麈端魍魎驕于晝接向非持老僧之法以不見不聞處之其不滅沒于伎倆也無幾矣去歲由九江至省道匡廬山下東林寺恍聞三嘯聲足輒趦趄不能進折腰何足辱乃元亮不肯一折故千載仰其高風今當復由斯道愧矣何顏然不能不

含愧而過者桑梓事兄所知也歷官十年餘而無數畝之產太母九十有二幸飲食無恙例外官引致便是長往向子平所以猶不遽絶念于婚嫁也若考槃寤言何嘗一忘獨寐哉已矣惟兄可語此心故不厭縈聒而寄言于千里之外亦以虞卿之欲比而竊有感也且時自饒泛湖望潯陽風雨四來烟雲漠漠上窮下際泊然孤舟因思鴟夷浣沙一何智也載酒持螯一何放也蓑笠横釣一何適也而流星犯座龍衮淵沉岌岌乎殆矣帝

王有真天命固在人知淮甸飛龍金陵定鼎而不知皇
圖億萬年之基實定于洪濤浩淼不測之中昔僅睹之
紀録而今得奉簡書雖不有三子之達而泝游其間寅
恭對越如親矢石而側虎賁環衛之末者凡斯益欲恊
之聲韻而意固散而不屬也遂于復言一發其幽愁憤
鬱無憀不平之素所蘊積而未獲一申者如所云吾椒
當開國則有樂公為名臣初為中書省郎為侍郎今南
吏部也而碑不紀名景泰初則有黄公為江西學憲而

空同遺之入耶地耶嘗竊憤之承教亟留念第增入原碑則促窄不稱覼另立碑則嫌于前人之棄又恐後來者之並棄之也尚此持兩端表揚係風教有呈請者無一不即行而題請則近有例且尚未暇類總也諸所便宜及閭鈌失鴈無南征流有逆泝也幸便督教之太老夫人朝夕侍甚歡知益健餘惟若甚自怡近作希併教毋曰何足與閒大雅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六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五十一

自叙

與凌藻泉書　宋鑒

去冬辱逺貽先大夫刻集并尊稿又承珍惠感謝無量僕至京會趙濟泉年兄備道兄住政雅譽健羨健羨追惟南都僕幸厠兄及白灣龍川年末今呉萬二兄已懸

車矣而兄展驥環滁行且臺諫柄用獨弟今春又復敗北南還奈何奈何且庚戌之春别兄以來寒暑數易不能一面昔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今過之惓戀之情如何可言僕生長闤闠無閥閱門祚之蔭又早失母氏鞠于大父母憐恤見驕且性多拗匍匐艱苦以故懵于世務即弱冠之年猶襁褓之日也乃欲責之終軍奏對賈誼登朝之事斯亦難矣齊王融年二十四而未侯乃嘆曰鄧禹落漠笑人嗟乎人苦不自知顧僕何人敢

懷斯處潦倒垂及壯年始獲鄉薦與兄同榜榮踰分外遂萌僥倖之心謂青雲之上可以立至乃今五上南宮往返數萬里年過不惑髮已種種猶爾落落人後上之不能範身樹德以挾曾史之情其次不能委質策名以紹夔龍之業其次不能巖栖穴處以振巢由之風隨時俯仰無所短長無惑乎師友見絶親戚寡助時俗所斥而士林不列也亦由不矜細行老不曉事懶慢相成年力俱逝草木同腐可預知矣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而僕

素貧薄家無置錐又以慵惰之質不善治生陶朱公屢散復集既鮮其術石季倫百道營生復迷其方往年繼母背棄繼以祖母祖母傾逝又繼以所天力營三喪先君尚在淺殯兆域簡陋烝嘗缺失益不特妻妾號寒于燠歲子女啼饑于豐年也人每勸之長官達吏闕白通事竊宵燭之末光異王筭之餘潤奈何僕之狂憨類正平輕佻同德祖山禽野鹿不受羈紲非獨不可馴狎抑且動輒抵觸故屏迹公門謝絕利途非能之而不欲乃

欲之而不能也又性喜詩歌見古人之四聲八韻妄肆譏評謬言體要寓目含毫即事吮墨忘其醜惡直寫胸臆意興所到輙廢寢食亦猶反舌鳴春蟋蟀吟秋各言其志匪曰異撰豈敢以辭翰為勲績著述成君子哉夫所尚在此則所棄在彼聲歌既習則帖括必疎操瑟齊門投璞楚國是宜孟明之三戰三北若此也僑居從屋不出郡城郡城昔稱清遠今乃殊俗險情贅行之徒額瞬目語之態以僕之行處之譬諸語凝氷于夏蟲納方

枘于圓鑿其不倫明矣間有一二友生又落落散處出無與遊入無與俱良時美景誰與酬酢濁酒一壺殘書數卷破屋冷璮凝坐終日或水邊林下散髮行吟愧花柳之芳妍羡魚鳥之潛躍形滯神飛獨往忘返天賜懸解偏喜軒睡首方就枕鼻息齁齁潛天潛地之時百憂不能攻萬慮不足營矣妻子見僕若此目為痴狂亦不甚惜今歲滿擬以貲格謁選或令長或貳倅以竊升斗之禄江荆石何春泉謂僕老于年不老于事未可臨民

僕亦自分迂僻之性施之官方所謂搽刀而割傷人必多數年之後傲與歲俱衰懟與氣共弱從事簡綬之末庶幾銷譴省咎不貽深辱大詬于先人也或者見僕不選妄相忖度以僕覬覦制科嗟乎僕之業術既如彼僕之年歲又如此馮唐老而顔駟醜乃欲策勲天府馳譽皇家具諸齊駑駘之步于騏驥之駿等嫫姆之態于南威之姸者矣聊因通問敢肆扞格時因風便毋吝金玉

答楊升菴修撰書　孫宜

楊伯亨來敬奉華翰兼睹奥篇沉楚之音該洽之藴胥見之矣發迷撤蔽益寡腴枯僕之得之何幸何幸竊每究開國之文考累葉之撰而論之洪武初元迄于敬皇其人雖顯達各臻輝光未泯然皆膚近之恒才畢庸之俗技耳律以超羣抜類無足觀者壬戌之歳則有對山康子創新奇綺麗之詞韶鳴當道雖道與時違材增衆黜而彬彬特盛鮮有或加嗣兹以降若公者又獨非其

人乎公之著述篇章較之對山子殊驟逸響良能妙致僕固不敢妄相品躋乃其脫流俗企古昔明倫體之工而繹變態之旨則過于往輩信什伯矣前賢靡採後進繼作由公而下如其如其厥文愈昭試取而讀之未論古人即于今人當復為何等家也吁嗟悲乎人才之難得名第之多偉若此而世之論者顧繆無定裁乃直以其偉概之茲豪傑之士所以恒不獲伸而闒茸者之恒耀也茲僕之所以憤惋扼息為夫人不平為已自悼而

莫能已也僕南方韋布儒也荷天地之夙成賴父師之至教往者十四五時嘗欲揚青霄凌白日翱翔鵷鸞之末而焜燿于螭豹之叢矣志廣技踈遇乖時頗驅馳以來百無所遂退而修班揚之業效漢晉之傳閒李杜之規洩徐何之祕期在集大成于數代會衆流于諸君努力數年遂成卷帙竊不自料敢謂粗有一得之愚者然而世之人顧不以為然尋章摘句往往羣詆而競棄私摭而曲排之僕于是仰天欷歔每自嘆其遇之益乖而

時之益不我值也又每自咎其投之暗昧而示之泛常宜其文之不為人取也于是韜歛晦藏益欲以待知者聞有某氏子焉衆之所謂能文士也當乙未計偕之歲遂以文謁于燕京之邸某氏子於僕之謁也故久不出出也高視而濶步淺揖而大言若欲無我者僕于是唯而退莞而笑已而告人曰甚矣某氏子之淺也夫某氏子之位崇已所接人亦衆已豈不聞世有一孫子乎且某氏子嘗早列于校藝之場而抑扼不信于時俗之眼矣

力爭廣譽深薦誠奬孫氏之父子不無知己力焉而今顧高視濶步也揖之淺言之巨若欲無我也此無他自侈其位之崇遇之奇橐槖之富意氣聲利之汹溢而不知天下有道義有文章有可畏之才有窮達靡易之士而有草野間可以是非軒輊我之夫也于是愈益自嘆其遇之乖時之匪值愈益咎其援之暗昧而示之泛常益其心且終焉已矣乃孰知遐荒之外未面之交忘年之契欣賞羡慕有如執事者乎執事曰製作追古人斯

言也僕之所苦心而黙期者也曰扱荒之作初唐未有斯言也僕之所妄擬而獨信者也執事何從得之何由而别之此無他才有相過則知有獨深識之逺則品之數真故也古之豪傑英俊抱能蓄伎固有舉世非之不以為屈而一人信之遽謂足以黙千萬人之見者矣况僕之膚文鄙藻獲可于世匪一人而公之所取真所謂足以黙千萬人者乎雖然悉其美不若洞其惡遺其短由於溺其長今夫文章之道大矣譬諸𤨏輸之造器千竒

百思尚有遺巧西施南威取媚人主之前意態橫出彼固自以為未足也兹昔之士所以一賦十年而小娃大怪不以中作誠有見于是者向僕所致命筆倉卒而率情任意有得焉耳公顧云然豈所謂愛而溺溺而遺者乎抑舉其可而不可者將俾之自擇乎不然是公終以我誤也是今之人棄僕也棄所長而公之取僕也併其短而濫之不可之大者也惟公其教焉實公企望遐荒萬里顧見靡由瘴癘之鄉魑魅之國伏惟自愛鄙律五

章率焉奉寄宜抱病清湘隱憂交集華篇巨什愧不能為亦以闡懷述事前所謂投荒者盡之宜再拜

報謝洪甫書 孫宜

辱賜書過督且示所以絶交意僕非敢不受也僕雖疲駑亦嘗側聞古人之訓矣昔樂毅有言忠臣去國恥潔其名君子交絶忌出惡聲誠義意綢繆不忍自致於薄也今足下乃若望僕為慕世俗之矯激而忘忱慤善道之義者情實不解且怪足下誤鄙人之愚而過以興怨

嗟乎嗟乎事豈可以一言白哉往者僕卒相被即欲為
足下辨之又迫賤役相見日寡會一二知識數以鄙文
為索促促無須臾間懷復不已請略陳固陋僕聞之修
身者士之首也蓄材者養之素也樹功者業之成也蓋
實用並致斯為全美若偏守一隅非啻即馳故巢由遁
迹皐稷著稱隨先遠藏伊摯格帝仲尼亦云我無可無
不可彼皆以内外之辨為至而賤末俗之拘攣者也然
或有屏淵藪棄簪紱而聖賢謂之潔身信道者誠非貴

其名也要之才高而世不知行篤而人不察徘徊眷戀而無可為真心自保足以忘世故遂已爾豈其欲哉豈其欲哉自漢魏來修詞立名之士往往操弄觚翰摛篇組韻自謂能事末流不振音節胥靡夫揣合聲律窮極浮暢一藝之工有道者弗為也直以積學覽物博古籌今自致實效為可爾今不此事顧獨曰詞賦詞賦云假令文埒屈賈藝絶班揚詩追曹謝而立談樽俎不能置詞事故糾紛奉首畏縮亦奚事乎故僕每自念上之不

能信道會材明識時務以待主知次之不能欽躬植厚立為敦篤以規實蓄乃亦沉流俗拘世見繪藻飾辭徒以自病可愧甚矣身雖已迷滯不復而往往論說及之誠不自料欲以望于人也往者足下初相過即以文章隱逸為慕僕輒微直其對以為足下今壯齡夙志當講明經略若僕前所陳者已非所宜問足下不深惟其本心而猥隨衆之見謂僕為輕僕未測足下復累以此自暴足下對人言輒有怨聲嗟乎嗟乎僕于足下尚何言

哉且僕非不能效王昶之止謗而乃逞辨會宗之側為

工也蓋昔者巨源強薦叔夜絶交王允失行袁隗棄之

吳起薄毋曾參疎之冉求以聚歛附惡季氏仲尼欲使

弟子鳴鼓數君子者誠覩行義之乖謬識意之相離而

然也若僕所為告乃始以為有分毫之益而思見内于

左右非有巨源允起之失冉求附益之行也足下之說

誰從授耶夫朋友之際人所難全言語規誨急切峻峭

則誠有之持情恃愛以至此云何可深過也昔者伍員

忠言而吳棄屈平直諫而楚疎僕嘗不信以為君之于臣腹心相照終始相庇奚有如所謂者述作之士逞浮飾虛以彰二子之名爾以足下今日例之不愈信乎且足下幸無他分而援朋友之勢相怨也令足下操吳王楚靈死生之柄而僕秉伍員屈平強梗之忠豈不殆哉豈不殆哉今足下不審思僕之忠言直諫善自磨礪求臻乎實用之學乃猶欲悅詞人之麗藻步曹晉之高風執筆摹做少得其糟粕即沾沾自喜謂成名家是舍瑟

琴而搏塋篌之器又復不閑其挑攏捬拍之法則奚益哉然僕已見疑無可陳者竊慕足下昔日之情而欲附古忠厚不出惡聲之訓翻然長悟僕即負袒執荊奠一望清揚白前咎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屏居靜坐常忽忽若有所失今聞足下乃益肆謗議無所復容是僕終已不得攄憤懣以曉足下也古人有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相稱也足下舍桃李之芬郁而握背蔾以相擲僕豈得㸃㸃而已乎吁乃今與足下判矣謹再拜

與王德仁侍御　許應元

旬日再奉教札開誨勤至及諭遭讒被謗因緣所自雖遭顛躓而猶惓惓不忘夙昔兄之用心可謂厚矣幸甚僕樹立無素不能取鄉曲之譽又禀賦愚闇率情任真不能呢訾伊喔與兒女子爭巧慧外為自意而蒐慝隱賊以相訐紿此誠世人之常度而僕之所不足也兄之有取于僕豈不以斯哉僕承先人緒餘束髮受書竊窺古人之跡今三十年矣血氣就衰志意頹墮混混與庸

衆人處固未嘗有卓特詭異之稱也兄過取之以為可與耳而僕内之則德義虛薄無中孚盈缶之素外之則操行庸鄙無允顯昭灼之觀故使惡聲流聞謗毁叢集修之實難隳之甚易尚何言哉然計未得已夫志義不立故名譽不聞志義立而名不聞乃可責之朋友是以謗議歸于下流偕譽尤起于增積蹤跡之間僕實忽之又豈可尤人耶夫正色出辭則悖熳斯遠勤而尊之耕而穫之沃本而求實增膏而希光自顯庸也即不能懷仁

輔義建瓌偉非常之業以流惠當世垂休方來猶將托志儒雅附于介士扣角商歌若出金石思原憲季次之所履求仲舒揚雄之所以澹泊無營盡精墳典苟不厭死而已矣兄視僕生平豈嘗遊聲好勢利求竒贏與世人同所甘樂者哉又豈能睢盱舔談詘曲王公之門幾無端功名者耶僕之鄙素兄既察之矣僕本貧家上有老母素無耕桑之業家乏紀綱之僕不能脫屣微禄以挂世網昔聶政狗屠也猶幸日有甘膬以奉朝夕黄叔

度牛醫之子芧容田野之𣅀耳咸能砥節修行竭力養母見重于當世取異于名友而僕力耕不可積財無貲兄弟二人皆為士人而使堂上恒憂朝夕僕寧可復為人耶所不能嗚去者徒有此爾而事又有不得盡然者僕既不可無祿先人之服既闋赴部謁選不幸而擢冗曹承乏祇役非可辭免黽勉從事遂在于此薄命所遭安所歸咎兄以為僕之心事如何哉上之不能發奮踔厲越庸俗之末議蹈令哲之高軌以勉樹聲實下之不

能依阿傅會取當世之所謂休顯以炫耀里中之兒小人之所訕笑君子之所不與僕復何心尚忝禄仕兄雖屢困不知僕之前後跋躓也此事既竣則將拂衣東歸以求初志舍弟漸知事庶幾干禄以養母耳布衣疏食聊以卒歲種樹灌園可以永日苟有餘暇亦將方羊翰墨之林游心道術窺抉微眇高可希游夏下不失退之此亦僕夙昔之永懷也不敢遂以絶于世苟其無知則終焉而已爾鬱鬱益久寡與㪍歎聊復一發以當對談

幸勿訝其不遜來教謂俗眼視人無足計較惟知自省此道願與兄共之不敢不勉僕年三十有五竊不量力未衰嚮往極吾生之所之死則已耳若乃時世之所抵昂讒夫之所鬩構此亦蚤蝨之過耳要之公論久乃定爾邸報久不得見北方試録所見者山東順天耳僕此月望間皆在信州若兄可到安仁僕當輕舟趨謁得盡披露如何如何倘以為可幸差人一示十三日無使者到則遂東耳諸不一一

復李驗封伯華書　　袁褒

鵬鷃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恥唐堯之聘子陵畢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于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于三敗雪曹劌之積恥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厦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作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虞亦嘗涉其藩域掇其菁華矣顧以家無擔石

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晝誦帖括夕覽古文啜菽飲水簞瓢自娛幸得録名于有司接迹乎多士自謂扶揺赤霄一日千里纂言則欲窮天人之奥立業則欲攄覇王之畧高談濶視無復諱忌又以性本踈迂加以簡嬾深衣廣袖弗合時製虛名無益謗忌横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蕚咸欲締交絶弗與通遠希長孺之蔑衛青近鑒李丞之遠國忠觸怒蓄憾切齒仄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

于武庫之災讒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搒掠百數自夏歷秋黒索纍纍坐卧圜土陰霾晝晦不見日星命危草露籲天無門而聖上垂恩曠蕩宥其大戾投之于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具饘粥躬操錢鎛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力桔槔當戶蓑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于人暇則臨流濯足抱甕灌園釣輕鯉于芳藻弋文雉于叢藪濁酒一壺兀

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首箕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户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促效轅下駒規規如褌中虱哉

寄劉雪臺 陳昌積

昌積啟盖聞欃檀女貞轅櫟所嫉茖華瑁瑂魚目思混

故殊才適召訾之具大道非容身之資也今道圃冠冕文苑宗工南北蜚英不啻數人大江之西夏羅劉嚴然皆雲和離角異聲同調大雅皇墳左揮右霍是皆女貞瓊琚也誰則容之況公春秋列傳偉矣著述誠識究鴻蒙纂集汗漫言自成于一家才實邁乎三長積也愚伺嘗想丘明嘗著此傳是非衮鉞未嘗不私訖獨見之確要嘆知已之希闊也詎知身化數千載獲此良朋為之布陣展局恊例比律使其心神不損幸如之何何者氣

同相求聲比則應豐山鳴鐘雨師灑道姬旦立文玄聖現夢誰謂古今不相及哉故達人思寐乎古昔君子俟知于異代虞敦商彝更世禩乃奇其模範海桑靈椿歷風霜而神其枝幹太玄表于桓譚尚書習于夏侯品物文章顯晦有時傳之萬世諷誦列賢亦猶今日仰止左轂尊嗣劉楊矣達者自信何假僕不肖一二說也夫多文之士不厭糲粱飛兎之駿長蒙轡策盆乘除之自然界限之不爽也故仲尼墨翟之季孟尹氏之貴也子夏

韓非無倚頓卓氏之富也馬遷困顇于漢昌黎偃蹇于唐近世空同大復官止副使後渠少谷職下大夫皆不能翕翕為熱盡其龍睇鸞舉之能也乃今翁則為上執法矣為大司寇矣旬宣擅名虎方叔之譽哀矜推咎繇忩生之明雖位不償其文章而業成徽就已度越諸子也頃者返駕南安道經庾嶺才賢難容豈獨今日然樂天盡性正惟其境于是堂布夷夔之武階設涅槃之梯走枚乘于帷幕稱言偃于几杖賦題鷹隼聊以塞禍檢

尋古方旁事衛生圃丁得呂直之廡門庭集好事之客
賢者之退豈不避歟記不云乎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昌積往戴塵容恃好鄉曲操奏鍾儀之楚音得入張禹
之後室天壤殊遇感何可旣又家君耄壽遠承雅製巴
里下邑忽來綠水之調聾俗顓氏偶聞韶武之盛豈不
思藏為世寶流傳雲仍耶去秋八月聞解赤舄即同郭
汝才者謀市安道之箬船遠逕元禮之仙舟不幸家君
忽而棄世痛哭家廟諸用割裂邇來守殯孤山杖苴寂

寞太陽職曜劬夕惕矣礐嶺雜礫響谽谺矣湖波澎湃駕鶩號矣空谷無人閬陰火矣野狐鼯鼯啼叢薄矣哀物悼故云誰之思矣上念先人年踰渭叟賤在蓬藋生之素封死不紀于太史非先人之不避也但不幸遭豚犬如昌積者耳九天重淵愚罪莫贖每誦陳鴻臚石内使之傳輙悲不自止一二朋好又以毀禮非孝之言來相解免以故蓄怨成疾癰疽發項邪循肌絡寖變奇症幾同山跗之消瘴誰錫淳于之鍼砭賴友人郭濟投之

欒劉叨存支骸淹滯七月尚爾孱脫目眵不堪縱瞋氣短不能廣語應鍾之月幸即勿藥荊婦又忽夭化至使井臼無主坐吟莊舄一身百毒痛也如何所以更生蔡閣久缺刺謁而李邕贄儀未申尺寸也罪矣罪矣鄙衷搖搖尚冀起文潞于閒居召富鄭于散地庶幾永快登仙之望不負攀龍之願也郭汝才便冒貢短狀更奏鄙技乃各言爾志之義以紙爲贄之意也亟丈廣大尚計覩造不備

上漁石先生書　趙時春

威讋遐裔强敵駾逋旋旌振旅保大定功吉甫來鎬行儉入朝歡洽萬夫休問宣暢况居涵濡之中側聞道德之風誠忭誠幸第恨癯乎山澤不獲執掃除之役頭目辛中迅風眩瞀艱于揮翰未遂竭五内之私亟颺于下執事會劉生自陽和至式詢吾師起居雖小不適寒燠信順之佑何憂不已及誦敎言誨以藏修之宜并及過當之咎語曰知弟子者莫若師知之至故憂之甚切抑

吾師之所以憂僕敢不自以為憂乎自知其憂而靳一云云以解之恐悖孔門四子侍側以樂夫子之義故不自忖己聊復一言譬之蟬噪蛙鳴雖不愜里耳而大雅君子庶幾尚之嘗聞恥辱者勢利之士所羞也勢利者功名之士所羞也功名者道義之士所羞也故道莫毀于詬集名亦喪于流訕勢或隳于刑辟昔宣聖逐于魯而叔孫毀之孟子遁于齊而國人詛之子華違于晉而燭過阨之此皆大聖名賢之所為卒被庸夫俗子之侮

尚不能解于當時而蒙雪于後世何則勢逼情乖則離異起羨長獲短則媒䌸生物異代殊則枉直明故君子疾沒世無名而不病人之不已知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而不避患以傷義蓋夷齊甘為餓鬼恥食周室之粟顏子樂于屢空恥從貨殖之士下逮萇弘屈平馮參李膺之徒皆以身為君國之幹卒嬰慘夷之禍近世于少保劉學士俱被極刑此豈非當世之所深嫉而從來之所企慕者哉僕雖不佞頁累于休明之時然幼稽簊裘之

業頗聞詩禮之術長習百家之言馳心于聖賢君子之事矣大都道行名成而不辱身者上也名成而道不得行因之以辱其身者次也道無可行名無所成而身受其辱者宜也無其道而竊其名以享其利者盜也此則少知自好者之所羞而趨勢利者之所競也吾師度僕於三者何居乎言乎道則為世禁錮道已毀矣言乎名則身被大戮名已爽矣言乎身則毀體受刑身已隳矣三者無一可而欲使之奔走于臺阜之間伺候于形勢

之門強顔悚體自廁于士大夫之列計亦左矣身為刑戮之餘詬集之所萃流訕之所浸世之爭名嗜利者猶欲為賈貨分功之計其慮至深其蓄彌毒加以此地磐石之宗乎張弦彀誠恐不測其身已不自救而況敢與知人之長短哉假令受欺蒙侮此自其分報復循環天下通理訐直隱禍陰譴最烈浮屠老子之徒尚以為戒況僕學于孔氏身雖被廢其心豈直悻悻然小丈夫哉孟子有云天降大任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中人

者困心衡慮而後作安知其所以陵僕者非所以益之也而遽為是詈詈耶今夫田傭賈豎稍有擔石之積什一之利已能自愛雖有攘臂詬詈之加猶且閉戶而避之其自視者重而外視者輕也較僕所負豈直田傭賈豎之比哉乃與爭名嗜利之徒蹴長而發機祇見其惑也然則僕之必不為此也審矣且僕之不為此其由來業已久自髫齔時已不量已分誦書及彝倫綱常之際便慨然自許每覽忠臣烈士哲人義夫之行則流涕交

顧思得其人而往從之此固吾師所嘗許可僕所言豈不然哉洎服官政果用性成目覩時變于鬱愊臆激膺填胸藉令緘口可以免外禍而内患已結于心腹矣自放廢以來加以寇攘屋壁四立風雨不除家徒凍餒動值舛戾見為戮尤嬰童夭札嗣續未立身素剛强而今更多疾病患發意表罕所嗜欲雅好飲酒屬入騎鵬骶射因此盡損便兀然坐閨閤中如婦人孺子他人為僕慘怛而僕偃蹇棲遲未嘗少貶身之榮辱不暇自恤人

之長短于僕何有哉設僕幸蒙洗録任百職之末猶當明目張膽以裨萬一至于快心易怨之舉必有所不為夫僕之有所不為殆天之所與也非人也所以深匿潛伏自絶于交際之間者直欲如前所云以遠害自全耳況畀下未易居貧賤衆所侮位微而名高乃譏笑之府故舒修撰之節茹於折運戛太常之囚釀于胥吏李崆峒之釁結于既廢彼豈非世之所指目者哉不早自遠引果犯羣猜明者睹未萌況其章徹人耳目者耶此僕

之所以離羣絶俗而不悔者也天之所以與我者不敢以自棄人之所以加我者不敢以自沮又安知終無可行之道無可成之名而身之恥辱不蒙後時之雪也又安知不足以稱吾師之知而解今日之憂也憤固可啓悱固可發猖狂之言尤望吾師折衷焉不勝怖悸之至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八 九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任應銑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五十二

自叙

與聶雙江書　趙貞吉

馳神公所者幾二十年矣然未嘗修問通殷勤左右此足明僕之不敏也乃過蒙不棄以爲可教前年領訓言示以乾乾免咎之旨盎讀之犂然有當于心惕然有警

于中無何即及于罪譴誠服先生之先覺矣茲僕之事譬之盲子被髮號走以救隣火出門跬步即入坎窞誠足恥矣過者棄去不復顧眄獨有長者見盲子哀其以救火故不惜千金之藥大賜盲子令其復明此長者之恩寧有既乎嗟嗟僕往事念之誠可愧恥若此盲子三年來親識舊游無復一字相問乃又過蒙長者不棄絶猶以為可教誠欲僕之心復明也已視此長者憐彼盲子恩不百倍耶三年謫宦瘴癘疾病不啻其心苦耳乃

其不肖之身亦已敝矣然未嘗敢以一字聞于親識舊游亦士之體當爾非以為名高也茲則不敢自外于左右者誠又服先生之先覺作人長厚慈義之重矣嗟嗟僕生二十年方知學道初以苫次三年見哀而不傷之體後復閉戶習靜久之雖未凝寂而正念不失又三數年可自娛樂稍以家貧故出求仕遂荏苒名場粗狂暴害十六年始及于禍三年中悔艾念此則魂魄動而病亦作矣乃其初念旋以惛濁嗟嗟僕之行履二十五年

之閒又若彼田舍郎之積少貲以自殖忽出大都羨其巨麗歸以少貲往日南朔北朝夕馳騖貲盡窮歸無所于託栖惶在道復念少貲有如隔世又若夢中令先生之憐僕墮盲子之困而不知由僕動狂貫之妄念始又如此乃非讀所惠三書驚嘆奇作入一悟之門抉百氏之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依此修行可以出世可以經世無復疑阻矣僕悔艾離索之中得此如前田舍郎依載長者寶車圖營復少貲雖爲客作嘗得沾丐喜慶無

既如此雖欲拘小諒自外于門下得乎恭惟有道應期以解世紛吾君得忠靖之臣公卿獲直諒之助士大夫有持論依歸之地顧僕懐犬馬之心者其于國禎寧不戀企他日稍得慰倚閭返初服倘不即先朝露當手寫是寶書藏之眉山中以詒千古以報知己末由瞻接肆此緬縷惟賴庇覆宥罪不以示人萬萬

復廣西方伯張鄮西書 趙貞吉

僕通籍始值公出麾海甸數仰揚聲藉甚徒切跂望作

吏塵中所為賓勞摶風御虛會當有時已流彩青雲躡足從顒懷義濟輔練著聲實可謂當塗之遇才情之極選而高朗之莫京者也迺屈己庇士訓奨流逐緣及于僕湘江之濵雨夕雞鳴挹公話言霍然已病夫僕本為一飽而出遂進大易濡首之戒益荏苒久之已每懷平子憂生之嘆屢引長卿嫚俗之病寡朋鮮侶跡達勢孤秪此悁悁者耳乃終不自明至一旦卒然犯傷手之咎則誰非其甘心者哉此僕之大畧不近于道也顧振一

棄無損春顔然人生實難亦各言志邇來去國愈逺而悔剏愈深何則誠懲昔之不能約已遵道自容清時徒取棄逺裔而傷立事者之氣若僕自謂所為殆過甚矣何所復補矣執事尚期僕以歴長沙弔屈賈乎豈敢終焉肆情而莫之反乎昨出祠下撫已省咎逺烟蒼水對之惘然已不令生遷客之感又安敢動豪士之鳴乎何則彼二子者誠自度其才智足以致用故皆戚戚不安于其棄置若僕則所謂以一飽之故而易萬里之行非

據之為已無所為尤怨若此而又妄蟲于賢直之後則適增其戾而厚其愚已耳故不能也僕自度不能如二子非以為誑也昔張仲蔚自度性不諧俗常使蓬藋滿門谷子雲則揺筆札以趨猶恐後之矣又豈非二子各適其適能早自度以無悔于當年而成名于後之效哉若僕者髪種種矣既不能如此二子善自度早決出處于前又不能如彼二子自度才智有餘奮庶幾于棄置之後則將疇依哉江州司馬之捉記廬山曰他日行止

進退得以自遂則左手抱琴書右手携妻子以老于其中清泉白石實聞斯言僕茲者欲自託以邀福于諸大君子之前僅竟有如此然亦未敢遽為談也感公情逮率爾發之惟不令僕復以多言為悔則深以望于長者之終庇之也

與曹黄門書 趙恒

某海濵賤士少而踈狂長有幽憂之疾其不足以用世不待人能知之雖某亦自知久矣然所以歷中外官竊

祿十五六年而未去者非但以老母在堂而因循于升斗間其之少八九歲時父母貧教之干祿而使授書于塾師師謂是兒俊利當有以折伏之一日跪之庭授之千餘言成誦命之起又復授千餘言又復成誦頃之所誦者數千言師為一笑而罷既年十五六自謂此非所以為學則又閒取書中一二窮日夜而思之至忘其寢食而不輟人曰是子必病矣掩耳勿聽也人曰是子憊矣其不為輟則又日求當世兵刑漕運錢穀之書而妄

折以古人之意謂必如是而後可以見之于用人指望而笑曰將以何為不顧也然自其在官也吏人抱牘滿前積之盈尺俯而讀之能四五行俱下仰而思之次第以對人有不中肯綮者鮮矣嗟乎此固所以病也而亦所以不病者也其教江西時屬今總制舜澤蘇公評其文而謂人曰才乎才乎固自別乎此舜澤公之言也其愛其也昕其子為丞南太學三年而當今吏部松溪公之為祭酒指諸生謂曰當觀繩愆君之經濟為主事而

司倉場之出納存乎留都士卒之口者不敢自蔽也昕司篆歲餘則嘗申部運之規而來十餘年不至之方面磨筭于部庭卻咸寧空運奇囤之折也一日而為空虛內帑留數萬之儲穀米不足而濟之以金金不足而通之以穀米司徒公旦夕立之于傍筆而與之語前後章疏數十上必出具手而後定它人不與也謂軍士不宜俾輕易得後湖之版籍以詐害于非其鄉其族之村民駁回參賛之堂咨因而大詬具于六卿之前進退自如

也時無令陳芹山公者幾不免于危禍已而自後湖來者盡得軍人之情以復于直齋公而後嘆曰吾固聞趙正郎令不復訶矣其又欲疏為江淛復布絹折色之規以蠲内侍之誅求一時寮友為之動色疏正具未上而得運同之報芹山再作而歎曰奇才難得其為出涕曰翁在邊陲則其仗劍來歸矣翁在台司當為翁及門而獻策翁不以為狂也其聞天之生人有所限亦必有所縱君子之用人有所用亦必有所棄如其者若棄其短

而用之則亦何肯遽出人下哉今得滇南六百里之郡遠在萬里之外鳥獸犬羊之與居尋常自好者薄不為也乃不自愛重屈膝于諸公之前中心耿耿亦以宇宙内百年此身思竊自見分毫于後世耳今未察其志氣施為之如何而其睠之也譬猶鼓策播精以食于人如莊生所稱支離疏者此其所以燈下自憐撫劍而歌恨早不焚告於逆旅之庭掛冠金馬之垣而去者也其之于明公雖嘗久仰芳聲而未望見眉宇日者以滇中諸

吏拜于堂下聞其事而悲之登之堂而問以所學欲援之泥塗之中而升之几案之上者惓惓也諺曰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若明公之知其又何其易也士固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當其屈也如昏如瞶踽踽涼涼以遊于世者豈獨其哉及其伸則揚眉吐氣思欲乘青雲之上而為霖為雨以施于世其今屈伸之感豈易易對俗人道哉昔者以諸吏見而未口出一言明公已知其非愚也今日雖千萬言而不廢明公不以為狂明矣是

以敢盡其言伏惟憐其志而加察焉

與何仲默書 孟洋

洋頓首言仲默賢弟足下比見家書知足下其道大行甚慰仲默視僕初志如何乃今事與願違殊愧同志足下能察此否自八月二十三日蒞任巡歷荆岳歲晏返省正月二十一日偶感于事遂决歸計即夜渡江無一知者天明泊漢口始移文總司當道皆遣官致書追留至再及僚友親自攀挽竟不能止矣二十七日道遇家

眷同歸二月四日達鄉里恐足下聞之駭疑爲書以布
衷曲當是時即同僚僕隷無不駭者仲默固知我恐亦
不免耳古人有薄軒冕而不顧輕富貴如浮雲僕何人
也乃敢望此然私情不同勢弗容已揆乎輕重之際究
乎可否之極不待賢者而後能也槩言不宜歸者三不
能仕者七酌而論之不得不然親在欲子顯仕不宜歸
一也家貧俯仰不給近雖少置田貸人者過半需祿以
養不宜歸二也年未四十雖無所要亦未畢所欲施此

不宜歸三也僕凡思此三者審矣其如不能仕者有甚于此焉老父今年八十有一即且健人子之心詎敢恃耶老母少五歲業已廢不能自卧起迎養不可復無所托悠悠仕路何為止期此不能仕一也僕生而脆弱不禁煩苦三十一已見二毛前年嘉興病濕幾不能起宦情寝息今更不已衰槁日滋既歸尚可逸情定神休養性靈少延歲月耳不能仕二也方今寇盜徧江湖之間守吏貪虐十常八九素乏摘發之智又無驅剪之術坐

視素餐實所不忍又上下喜同不欲作事即有一二舉
革翕然議起德不孚人誰能我諒安以受之又不能堪
不能仕三也湖廣連歲兵荒民物困極無名誅求出自
權貴殆無虗日回嘗陰奪力制彼之積怨有俟而發又
荆州課廠新設中官恣横暴民尤甚與之持久必至構
釁夫臨事避難勇夫所恥足下視僕猶能如昔者下吏
以貽親憂耶自度不能安可苟處不能仕四也上下交
際雖君臣分嚴自有定體有司承迎獨過其則若勉强

從命則顔頳骨慙稍有不齊同輩已厭之矣厭之不已
譖毁投焉賢不肖考察于此焉定即無意于儌榮何苦
徒取辱也此不能仕五也且僕量旣褊狹性復疎易仲
默所深知也平生不矜小節耻為曲謹又好飲酒言語
無忌平居與人交談常破肝膽見人有過好為面折或
有事不可意便至狂發不顧利害無自餙之行而有好
盡之失以此數端處今之世足下以為可免乎哉萬萬
無是理也此不能仕六也朴兒少頗慧四方奔走失教

年長日愚僅此一子俾之無所成立非父道也既無濟
于時又賊其子兼失之矣此不能仕七也旦夕自處情
煎心裂卒有感觸計不可解此但可為仲默道耳夫人
有詢托辭以應可也違養志之常道鈌滲瀡之餘甘僕
之罪不可原矣學有所未行才有所屈僕豈無是哉時
艱智短亦或然耳若乃立竒行以沽名掩藏跡而棄世
固僕平日所深疾乎時人不敢以自居久矣仲默能諒
之乎足下體不世出之才抱有用之學量足以容衆而

權足以濟時惟宜平志酬物行道是圖天下所屬望不可不勉矧清貴之秩以斯文風化為司桎梏無所交于目塵氛不能犯其慮俯視僕之所居而方其所負豈可同日語哉惟仲默察之無惑二月二十七日洋再拜

與沈君典諸子　屠長卿

一別足下遂作勞人東還内戒行李外接賓客終日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去冬十一月初四日始得奉老母涉瀨又鞅掌可知也坐是久缺修問我心殊勞

潁故自小邑不謂又凋敝不可言延城廣袤三里寥落數家一所鎮與縣官雜治軍三倍于民城中所官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所鎮家人至騎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瓦覆而崇墉者問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僅僅土室草屋泥垣蔽風雨而已城外塊然荒土如掌大景于何有惟枯楊數株霜雪玲瓏望如玉樹可為娛玩葢東折而入于壽州北折而入于潁州此葢潁壽間一村落東北去潁壽二州治稍遠故别置一縣治漢稱

黄覇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汝州非潁上也唐宋所稱潁川為歐蘇宦遊處者即今潁州去潁上尚百數十里而遥葢北不近箕潁東不近濠梁淮泗而自為一村所謂塊然荒土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義矣史稱管仲潁上人今潁上有管仲墩然攷管仲墓在山東舊誌所稱諒不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死即葬山東爾然潁上舊未有管仲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貧征求作苦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為汴泗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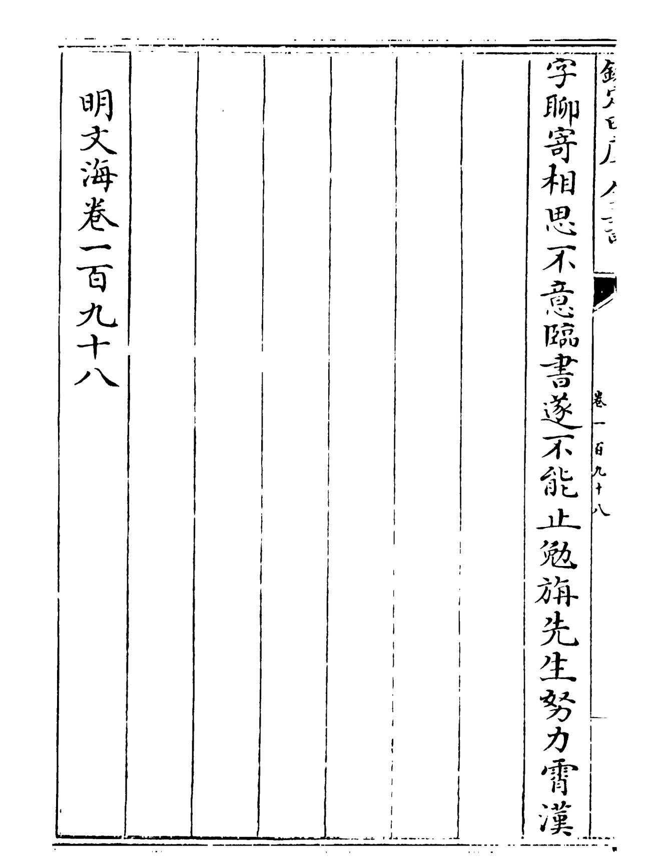
車蓋供億不絶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蒞任之日緋衣皁蓋逍遥乎須臾即衣故敝衣出城馳數十里扶伏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使人魂銷村落數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纖嗇無華足備饘粥近歲為大水蕩析民以縣罄又土燥不宜秔稻蔬菜僅有豆麥雞豚四種雞豚又味瘠薄不可食不佞令下車禁雞豚一無所市日麥飯一匙而啖乾葫蘆官舍頹垣敗壁大風灌室號嗄不止老母苦寒夜起不佞手爇蘆葦細君進湯

汁土風誠然淳朴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為諸君長安抵掌之資不佞下車之日舊令舉公燕燕不佞堂上盡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龍鍾而皤然者為鄉老博士及故縣尉丞州司馬至有頂儒巾而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佞南面分席而坐堂上惟舊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所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佞舉公燕酧舊令諸君復來不佞方與舊令為交盤日夕不得休命從人治酒賓館欵客盡徹門者爐火庭燎

佐客驩又時時遣人謝過諸君至二皷醉飽盡驩遂相與約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而去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予謝過也不佞令遣人無短長惟罄折而又善謝過疇謂厝長卿終骯髒人哉然于行公法則不敢爾矣此大都猶其小小者也其最不可為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許先是去城垣猶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今去城僅二尺許今年三月春水時至或夏秋間淫潦則城垣不復可保民其

魚乎奚官之為也危在旦夕方修築河堤邑無一木石取木石當于壽州二百里外度支盈萬金邑中一無所出而日奉上司之督責甚棘前官業已脫走今至不佞將安所逃不佞雖日夜焦勞蕞爾小邑寥落數家計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與土人多方區畫盡出縣治之瓦石以義倡百姓家借一石而草屋泥垣又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身畚耩與土人同操畚鍤列在負擔日遠行百里而夜命人從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

百姓見不佞忠誠人人勸也嗟乎疇昔搦管清言屠生今一至此哉不佞以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去歲閒關抵家又閒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又走壽州走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謁上官而歸遂與此役迄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為風雪所侵飪髩髮種種作枯松狀雙耳皺黑如木菌鼻促縮而善涕昨方庭謁上官跼蹐無奈涕何益不復曩昔白皙楚楚屠生天乎其以我為時夜也誰令聽之故人良苦始謂數



字聊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勉旃先生努力霄漢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八